



把青春献给社会主义新农村

把青春献給社会主义新农村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64年·沈阳

把青春献给社会主义新农村



辽宁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沈阳市大西路二段同心东里12号）沈阳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文出字第1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2½印张·48,000字·印数：1—20,000 1964年7月第1版
1964年7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T 7090·727 定价(3) ~~0.11元~~

0.16元

做建設新农村的革命先鋒

毕 文 廷

《把青春献給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本书很好，写的是下乡知識青年赵敬党、徐宝利、吳瑞卿等同志，怎样在农业战綫上鍛炼成长起来的。現在全省下乡、回乡的知識青年已有几十万人，他們都在党的阳光照耀下，象雨后的青苗一样在茁壮地成长。赵敬党、徐宝利、吳瑞卿等同志，只是这些知識青年中的一部分优秀代表。

看了这本书，令人十分高兴。可以看得出，在毛澤东思想撫育下的新一代已經或正在迅速地成长起来。

看了这本书，可以从中得到許多教益，特別突出的，是这些先进青年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現在的知識青年下乡上山，同工农劳动大众一起，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劳的双手建設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和当年民主革命时期，知識青年响应党的号召，脫下

目 录

做建設新农村的革命先鋒 毕文廷 (1)

把青春献給社会主义新农村 晓 行 (1)

志在革命一心务农 孟令乙 (19)

山乡新人 厉 风 (36)

一条阳关大道 許春义 (56)

把青春獻給社会主义新农村

曉 行

一

一九六二年夏，本溪县山城子公社朴家堡生产大队，回来了一位年輕的姑娘。她，就是高中毕业生吳瑞卿。

当时，吳瑞卿剛滿二十岁。二十岁，人在这样的年紀，青春活力无限充沛，火一般的热情在胸膛里激蕩着，同时，又是那么富于幻想和希望……吳瑞卿自然也和許多青年們一样，在还没有走出学校大門的时候，她的心就长上了翅膀，飞到校外的世界去了。由于爱好文学，她希望将来当个作家或是新聞記者。要不，当个教师也不错呀。她想：作家也好，記者也好，教师也好，都是“人类灵魂工程师”，用自己的笔为社会主义服务，該是多么有意义。因此，她早就拿定主意，想考入大学中文系。为了实现这个理想，她日日夜夜埋在书里，勤奋学习。由于平时努力，她的学习成績一直很好，老师和同學們都認為她有希望考上大学。但是，偏偏在高等学校招考新生的考期临近的时候，出了岔子。一天，一位乡亲到学校来找她，說她媽媽病重，已經送到了县医院。吳瑞卿一听，急了，一口气儿从学校跑到医院，陪伴媽媽。媽媽一住就是二十多天，病情才好轉，可是考期也到

了。她慌里慌張地参加了考試，考完就急忙回到学校来。这次回家，是怀着急切期待的心情，等候发榜的。

在等待录取通知的日子里，吳瑞卿的心情很复杂。她又是激动又是不安，时而担心自己考不上，时而又情不自禁地向往将来的大学生活。在那一座座的高楼里，在校同学成群結伙地欢迎他們这批新生，說不定还开个欢迎晚会呢！那里每間教室都是寬敞明亮的，来講課的是学識渊博的教授、講師……总之，一切一切，該有多好啊。

然而，希望总归是希望。結果，她沒有考上。这一下，吳瑞卿好象当头挨了一棒，立刻觉得什么都完了。一股羞愧之情襲上心头，今后再也沒臉見人了。她怕人家笑話，整天躲在屋子里不敢見人，也怕那些熟悉的人来看她。乡亲们到她家来办点事儿，她一听見窗外說話声，就急忙躲进里屋，等人家走了她才出来。整天藏在屋子里，吳瑞卿非常寂寞。白天，弟弟妹妹們上学了，爸爸媽媽干活去了，家里只剩下年老的爷爷和奶奶。每当这时候，她的心就千头万緒，象潮水似的翻騰起来。“沒考上，今后怎么办？”她不住地問自己。她想起了毕业前学校領導和老师們的教导，她自己也曾經表示过决心：考不上大学就服从国家需要参加农业生产。現在說話不算数，算个什么共青团員？那么就参加农业生产吧！这又根本不是自己的理想。参加农业生产有什么“出息”呢？早知道考不上大学要和土块块打交道，何必念这些年书？現在她还記得，在她考上高中的时候，一家人都挺高兴。媽媽对她說：“孩子，好好念。家里砸碎了鍋卖鉄也供你！”一家大小十一口，只有父母两个劳动力，省吃儉用供她念

书，盼的什么，还不是盼她将来能有“出息”，现在沒考上，对得起誰。許多个深夜，她翻来复去地睡不着，为个人的前途苦恼着。不到一个月，她那胖胖的臉消瘦下去了。

吳瑞卿終日愁眉不展，媽媽心疼了，安慰她說：“都怪我的病連累了你，不然哪能考不上。若是还想考，再复习一年不行嗎？”爷爷也說：“今年考不上，还有过年。实在不行，再种庄稼也不晚。”老人們这一劝，吳瑞卿一想也对。她就和当年沒考上高中的妹妹国卿商量，两个人訂出复习計劃，准备加把勁儿，爭取明年考上。

二

吳瑞卿打算复习課程，可是老安不下心来。当她拿起书本，心里就象一团麻似的乱得很，书上写的全从眼底下溜走。这时正是秋收，生产队男女老少都在緊張地忙碌着，爸爸媽媽也是天天早起晚归，只有她和妹妹象是对这一切都漠不关心似地閑呆着。想起爹媽供养自己和妹妹念书的情形，吳瑞卿心里很不好受，她想：“現在毕了业，該是帮爹媽一把手的时候了，可是能干活不干，象什么話。”她真打算放下书本去上班，但是她又下不了参加农业生产的决心。

为了驅逐思想上的煩悶，她看起小說来。开始，她讀了《紅岩》、《創業史》、《迎春花》等小說，书中的革命先烈和英雄人物的形象一下子就打动了她的心，使她忘記了吃飯、睡觉。从这些人物身上她看出了自己缺乏革命的理想。接着她又去讀《人的一生应当怎样度过》等有关思想修养方面的小册子，那本书的最后写道：“人活着并不是为了挣几

个錢和混个肚儿圓，而是为了一个偉大的理想。”讀了这段話，吳瑞卿捫心自問：“瑞卿，你有偉大的理想嗎？”这时她感到自己的臉火辣辣的，她覺得自己缺乏偉大的理想。因为偉大的理想并不是为了达到个人目的的理想，而是为了人民群众、为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事业的理想。这样的理想只有象江姐、許云峰那样的革命者才有。

怎样才能做一个革命者呢？吳瑞卿摆脱了个人的苦恼，开始認真思考这个問題了。她在学校时，也曾讀过毛主席著作，她記起了毛主席講过許多关于知識分子参加革命的話。于是，她找出了《毛澤东选集》，如飢似渴地讀起来，讀了《青年运动的方向》，又讀《五四运动》，然后又讀了《为人民服务》、《紀念白求恩》和其他一些文章。毛主席說：“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別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願意不願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結合在一块。願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結合的，是革命的，否則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①毛主席說：“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識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闊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②毛主席的話，句句打在吳瑞卿的心坎上，她用这些話来对照自己，看清了自己的灵魂深处：自己是把个人生活安逸、物質条件好当做了理想和前途。一个人有了个人主义思

① 《毛澤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二版，第554頁。

②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选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20頁。

想，即使当上了作家，也是渺小的，不会象毛主席說的那样：“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純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脫离了低級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①想到这里，滿腔的热血沸騰起来，她激动地推开家門，走出悶热的房間，来到一条小河边，散起步来。她反复溫习着毛主席的教导，她想：我是党培养出来的知識青年，是一个共青团員，應該听党和毛主席的話，树立革命理想，走革命道路。在旧社会，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拿讀書当作“升官发财”“向上爬”的途徑。革命，首先就得革这个旧思想的命。革命不是为了个人享受，而是为了大家享福。毛主席說，我們的国家还是“一穷二白”的，知識青年就应当立下革命壮志，吃苦在先，享受在后，革掉“一穷二白”的命。想着想着，吳瑞卿的心里象雨后天晴，烏云散去，忽然亮堂了。一陣秋风吹来，她打了个寒战，但心里却是热呼呼的。她看看脚下的小河，在靜靜地流着，它不声不响地滋潤着大地。她又望望綿亘起伏的高山，它蘊藏着无数珍宝，却默默无言。多么美丽的家乡啊！这时，家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喚起了她的无比热爱。

第二天，她給党支部写了封长信，汇报自己的思想情况，并表示要参加农业生产。

三

吳瑞卿第一次下地干活，是跟社員們去割豆子。一行十

① 《毛澤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二版，第654頁。

几个人，一路上有說有笑。时候已經是深秋，庄稼快收割完了。她看着田野的丰收景象，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心里有說说不出的舒暢。

来到了豆地，队长对吳瑞卿說：“头一回干活，慢慢来，劲儿要匀着使。”她想：“不干就不干，要干就象个样子。”她怕扎手，特意戴上了手套。可是她攥上豆秸仍然觉得象是捏着了一把刺。她忍着疼，割下第一刀、第二刀，別人已經前进几尺远了。为了不讓人家拉下，她用勁揮着镰刀往前赶，紧追慢赶，一直忙到歇气儿，总算不錯，沒被人家拉下多远。一位老农問她：“扎手吧！瑞卿。”她点了点头。那位老农又說：“庄稼活怕硬汉，鍛炼鍛炼就好了。”再割第二条壠时，她还想用老办法把大家跟住，可是越割越觉着胳膊腿不得劲儿，镰刀也不听使喚了。她把腰快要弯到地下了，以为这样能好些，誰知也不行，还是被人家越拉越远。这工夫，队长又来了：“你去割那一条壠。”吳瑞卿来到地头上一看，是短壠，这才明白，队长是照顧她。

收工了。她一直腰，腰又痠又疼。一迈步，两条腿也象有千斤重。好容易走到家，就灯光一看，右手打起了豆粒般的血泡，左手火燒火燎的，不知扎了多少个眼儿。躺在炕上，她並沒有馬上入睡，想着老农說过的那句話：“庄稼活怕硬汉，鍛炼鍛炼就好了。”第二天天剛亮，她睡得呼呼的，队里人来招呼她，她赶紧爬起来穿衣服。媽媽見她又要去，对她說：“歇一天吧，逞的什么强，昨天看你累的那个样儿，受得了嗎？”“不鍛炼，总也受不了。”吳瑞卿說着，就跟人走了。

割完了豆子，队里要派一批人到十里外去修公路。吳瑞卿听到这消息，急忙去找队长，也要求去。在修公路的期間，公社团委給她来了一封信。团委书记热情地表揚了她参加农业生产的行动，告訴她坚持就是胜利。随信还給她寄来了团中央給走向农业战綫上的共青团員和青年的一封信。吳瑞卿反复地讀了几遍，受到了很大鼓舞，干劲更高了。

过了些天，大队抽强壮劳动力修养魚池，她又去找队长要求参加。有人說：“修魚池淨是掄大鎬、抬大筐的活，女孩儿家，干点别的吧。”她急了，赶忙說：“女孩儿家怎么样，一样干得了！”到了工地，她和男社員干的一样欢，得的工分和男社員一样多。說也怪，她天天干活，不但不象第一次那样腰痠腿疼了，反而感到力气大了，吃飯香了。

然而，劳动不仅鍛炼身体，更重要的是考驗人的思想。一天，生产队淘厕所，吳瑞卿跟着赶車的青年一块去了。她想：人家都說赶車难，今天我試試。等装好了糞，她就拿着鞭子赶起来。这天正是村里老吳家娶媳妇，人来人往，热热闹闹。路过吳家大門口，被一些平日熟悉的嫂子們看見了，就和她开起玩笑来：“你們瞧哇！老吳家大姑娘还当上車伙了。”吳瑞卿一听，臉“刷”地一下热起来，赶紧把头低下了。等她把車赶到路口，迎面又来了三輛送亲車，車上坐滿了穿新衣裳的妇女，偏巧还有三个是她的同学，这下吳瑞卿更加难堪。可是躲也躲不掉了，只好硬着头皮往前赶。这当儿，主人出来招呼客人，才算給吳瑞卿解了圍。趁这个机会，她急忙把車赶出村。回来又打这儿經過，吳瑞卿嫌車

走的慢，一个劲儿的打牛。想不到送亲的三位同学一齐从院子里跑出来，不管脏不脏就抓住了她的手，热情地说：“你这个家伙，可真能干，还会赶车了！”

听了她们的称赞，吴瑞卿很不好意思。她暗自责备自己：“瑞卿啊，瑞卿，人家看你干重活脏活称赞你，可是你自己为什么感到难堪呢？这是什么思想在作祟呢？”晚上，她翻开毛主席著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找到一段话，毛主席说：“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干淨了，最干淨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們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干淨。……”^① 她一連讀了三遍，臉上一陣陣發燒。她覺得自己还是个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穿破衣服，赶大粪車就怕見熟人，怕人家笑話，不正是表明自己的思想不干淨嗎！这时，她認識到：一个知識分子要能做到象毛主席說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确实需要长期的艰苦的改造和鍛炼。她决心在劳动中鍛炼、改造自己。

这年冬天，村子里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給吳瑞卿上了一堂生动的階級教育課。会上，許多社員揭发了地主分子、富农分子的破坏活动；同时，在旧社会苦大仇深的貧雇农也訴了苦，歌頌了新社会的甜。吳瑞卿沒有想到，这些階級斗争的事实，竟和在书本里、在电影上看到的故事，几乎一模一样。晚間，她躺在炕上，那些革命战士的英雄形象，閃現在她的眼前。她想：无数革命前輩为了开創革命基业，历尽了千辛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二版，第853頁。

万苦，不怕流血牺牲，终于给我们铺平了通往最美满最幸福的共产主义的大路。党把我们青年一代抚养成成人，目的不就是要我们把革命的重担从革命前辈手里接过来，把革命进行到底吗？我们正在进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革命迫切需要我们知识青年到农村来为改变祖国“一穷二白”的面貌而进行艰苦奋斗。听毛主席的话，到农业第一线，这是革命行动。我们青年一代应当象革命前辈那样一心一意为革命，当个有理想、有觉悟、有本领的革命者和劳动者。

打这以后，吴瑞卿更有了干劲。冬天，这里的妇女有不干活的习惯，都在家“猫冬”，吴瑞卿却天天坚持上班。生产队里没有别的活，她就和男社员一起刨粪。看她干活虎势势的样子，老农们说：“这孩子真能服苦！”

四

朴家堡大队有几个调皮的小青年，在三里五村是出名的。人们都说，他们嘎，不好惹。队干部和老农对他们也都直摇头。吴瑞卿还没有参加农业生产的时候，就听说过关于他们的事儿。

春天种谷子，一个小青年抢着要点种，开头干的还不错，可是点着点着就下了道儿，拿着点葫蘆乱敲一阵，把谷种点得壟沟壟台哪儿都是。一位老农看不下去了，说他一句。他把眼睛一瞪说：“反正我都点到地里了，又没点在你家炕头上，你干嘛要发火。”夏天镗地，队长怕一些青年保证不了质量，再三地说，不要光图快。可是有的不听，挥起锄头连跑

帶顛，結果把大苗鏟掉不少。隊長批評了幾句，一個小青年就說：“隊長，你可不知道啊！把大苗鏟掉，剩下小苗想媽媽，它更愛長嘍。”象這些調皮搗蛋的事兒，雖然是幾個人干的，但是影響不小，其他一些小青年也隨着散散漫漫的了。

一天，吳瑞卿正在刨糞，大隊黨支部書記來找她，說：“大家要選你當團支部書記，你的意見怎樣？”她回答說：“我哪行，才出校門，沒有一點兒經驗，而且什麼都不懂。”她停了一會又說：“書記，咱隊青年是啥樣，你比我清楚。我干不了。”書記嘿嘿地笑着說：“怎麼，還沒干，你就怕起困難來了。”接着又耐心地對她說：“咱們隊的情況 and 別的隊不一樣，工作是比較難做。但是也不能因為困難，就不敢上前了，重擔子總得有人挑，對不對？”

對，要揀重擔子挑，這也是毛主席說過的。毛主席說：“艱苦的工作就象擔子，擺在我們的面前，看我們敢不敢承擔。擔子有輕有重。……享受讓給人家，擔子揀重的挑，吃苦在別人前頭，享受在別人後頭。這樣的同志就是好同志。這種共產主義者的精神，我們都要學習。”^①用毛主席的話檢查自己，她覺得自己錯了：“黨需要我做工作，群眾也叫我干，我為什麼怕前怕後呢？”於是她向黨支部表示決心，不管遇到什麼樣的困難，也要把團支部書記當好。

然而，面對着具體情況，怎樣開展工作呢？她凭着日常熟悉的情況，把全隊一百六十多名青年從頭到尾想了一遍。

^① 《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一版，第1160頁。

她覺得這些年齡和她差不多的兄弟姐妹們，本質上都是好的，個別青年落后，只要工作做到了，他們一定能轉變過來。

第二天，她就和本隊的几个青年談了話，征求他們的意見和要求。有的說：“生產隊里的政治和文化活動少，生活太枯燥。吃了晚飯，由於沒事干，三三兩兩地到處閑遊逛，聚在一起不是半宿半宿地打撲克，就是山南海北地閑談亂扯，大好時光就這樣白白地浪費了。”有的則批評團支部不關心青年的進步。

“長此下去，怎麼得了！”吳瑞卿想：“這是團支部的責任。”她覺得這是個重要問題，一連好几天都在想解決的辦法。恰巧，公社召開了業餘教育工作會，要求各隊辦夜校。這回，她有主意了：對，辦夜校。在團支委會上，她把這個想法提出來了，大家都說這個意見好。但是也有人表示：青年們自由散漫慣了，怕辦不起來。吳瑞卿向黨支部匯報了團支委會的意見，黨支部十分支持他們，並且叫吳瑞卿擔任副校長和政治課教師。

朴家堡大隊在一九五七年辦過一次夜校，以後停下來了，現在再辦，什麼都得從頭張羅。她先跑到小學校去借教室；然後又挨門挨戶動員上學。為了籌備個象樣的開學典禮，她和其他團支部委員更忙碌起來，貼標語啦，出板報啦，把會場打扮得莊嚴好看。開學這天，村子里真好象是誰家辦喜事。青年們都來了。當場便有七十多名青年報名入學。

辦起了夜校，吳瑞卿熱情很高，恨不得一下子把什麼都搞好。她想：學校嘛，就得象個學校樣兒。於是就把正規學校老師上課的那一套搬過來。講課之前先提問，並且叫學

生到前边来回答問題，答不上給記兩分。一开始課堂上总是嗡嗡的，不是有人動彈，就是有人講話，吳瑞卿就不客气地批評。誰知越嚴秩序越糟，一天晚間上課，她剛要開口往下講，一个小青年就举起手来：“报告老师，我脑袋疼，請假。”吳瑞卿說：“那你就回去吧！”这个青年大搖大擺地走出来，剛迈出教室門坎，又回过身來說：“报告老师，明天我也不能来了。”吳瑞卿問：“你有事嗎？”那个小青年說：“明天我可能肚子疼。”这句话，引起一陣哄堂大笑。打这以后，来听课的人越来越少了。

眼看学校要垮台，吳瑞卿又急又慌，只好去找党支部书记。党支部书记勉励她說：“万事开头难，不要性急，也不要灰心，要有克服困难的勇气，也要注意工作方法。”这时，她的心里一亮，想起了毛主席的教导：“不解决桥或船的問題，过河就是一句空話。不解决方法問題，任务也只是瞎說一頓。”^①她恍然大悟：怪不得越教学生越少，原来是我的工作方法有問題，硬搬正規学校那一套，又是提問，又是批評，放在这些人身上哪能受得了呢？对周圍环境不做調查研究，沒有一套适合于农村夜校特点的工作方法，单凭主观願望和热情，哪能做好工作呢？这不正是毛主席批評的主观主义的态度嗎？

为了改进教学工作，吳瑞卿召开了团員会、青年会，同时又到群众中去征求意见。根据大家的要求和兴趣，增加了教学內容。光在課堂上講雷鋒的故事，有人感到太單調。她就想

^① 《毛澤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二版，第134頁。